「憶」起畫豬

張家榮

「回憶」對禁錮中的我而言，就像一面年代已久的老鏡子，歲月在鏡面上留下一層厚厚的塵埃。恍惶的呆立在鏡子前，顫著手拂去覆蓋在往事的灰塵，找尋記憶中曾與家人共沐天倫的畫面…。驀地間，不知怎的心頭湧上一股莫名的酸楚，一種未曾有過的懊悔、愀愴，衝著內心直襲而來。惆悵，我甚麼都沒找到，只看見—醜陋的自己。

我的人生只有「荒誕」可以形容，從小到大，我一直都是個令父母親煩惱、傷心、失望的逆子。我十五歲就叛逆離家，鎮日在外爲非作慝，甚至目無律法，顚狂在罪惡的道路上愈走愈遠、愈陷愈深，最終鑄成無法挽回的遺憾—囚錮狴犴。我不啻是個糟蹋人的罪奴，亦是個愚騃的逆子；我不只利益薰心出賣靈魂、出賣了自己，傷害了許多無辜，也竊走了父母親的歡笑，毀掉那原本幸福美滿的家。

愧恧，自從我鋃鐺入獄的那天起，父母親的臉上就失去了笑容與光彩，而今，換上囚衣已逾十一年光景，儘管曩昔的我是多麼顢頇愚昧，傷透了父母親的心，但他們始終對我不離不棄，總是敝帚自珍的愛護著我、支持著我，期盼浪子能早日回家。

猶記得2015年7月24日下午「親子共讀」那天，父母親及姊姊不辭辛勞從屏東舟車到嘉義監獄參與「家庭支持方案」活動。活動過程中，除了與家人間的相互擁抱，彼此傾訴思念之情、噓寒問暖之外，最感人難忘的，就是主辦單位貼心爲我們準備了一道美味但吃不到的佳餚，菜名叫做「記憶最深的一道菜」，烹調方式：四開圖畫紙一張，彩色蠟筆一盒。顧名思義，就是要我們在圖畫紙上彩繪出那道難忘的回憶。

當時，父母親及姊姊都把目光放在我身上，但我卻一臉茫然，不知從何下筆！豈料，就在我搜索記憶，腦海忽浮現一道熟稔的佳餚時，我們一家人，四張嘴巴，竟然不約而同，異口同聲的說出「麻油豬肉」。頓時，我的心裡洋溢出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動，鼻頭也爲之一酸，喉管漲溢、流洩出決堤般的淚水…。

記得小時候，每當母親於廚房張羅麻油豬肉的時候，我總是迫不及待的佇立在大鼎鍋前，垂涎欲滴的瞧著「豬仔」在鍋中熱舞翻騰；另有陪襯其中的豬腰子，以及那沁人心脾的黑麻油，哇！熱騰騰香噴噴的，直通五臟六腑，光是想像就令人飢腸轆轆，食指大動啊！

但令人惋惜的是，我已逾二十年沒有回家了，那曾經屬於我的幸福畫面，早已隨著我的罪愆而禁閉塵封。我當如何畫出記憶中那幸福滿滿的麻油豬仔呢？

倘著淚、揪著心，浪子手握蠟筆久久無法畫下。

「就畫豬吧！」一向沉默的父親忽然開口說。

「啥？畫豬？」我瞪著大眼看著父親，

一臉錯愕。孰料，父親竟擺出嚴峻的「爸爸狀」，不但說上一堆尖酸刺耳的話，且還揶揄我說：「你去照照鏡子，就知道豬該怎麼畫了！」當時我心底一陣羞愧，又彷彿受重錘擊打一般，既疼痛又難過，眞想找個洞鑽進去。

的確，被父親奚落的滋味頗爲難受，但天下父母心，我知道父親不是有心醜詆自已的孩子像豬，他只是「刀子嘴豆腐心」，希望我能改過，記取沉痛的教訓，別再像疇昔一樣昏憒愚昧。

「來吧，我們一起畫豬！」父親看我一副嗒然若喪的樣子，心腸柔軟的他，立即換上和藹的面容，語氣溫和的說，並且從容的動起筆來。就這樣，美味的麻油豬肉畫，在爸爸的一筆、媽媽的一畫、姊姊給意見，以及我亂七八糟的塗鴉下完成了。不過我們一家人戮力合作的作品，著實讓人哭笑不得，因爲我們所畫出的，是一道令所有與會人士拊掌大笑的一豬頭！

雖然這幅「豬頭」畫作讓人噴飯，引來陣陣哄堂大笑，但它對我而言，卻是一幅幸福滿滿的鉅作，是珍貴無價的。因爲那是我們一家人親暱圍在小圓桌上，一筆一畫所畫出的幸福，那畫面是溫馨、和樂、圓滿、感人肺腑的，最重要的是，父母親笑了，笑得好燦爛好開心。

悒然，與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時間短暫，歡笑聲掩不住別離的哀愁，「孩子，爸媽等你回家…」活動在不捨的氛圍中結束了。

隨著出口處的鐵門一道道關上，目送猶頻頻回頭的雙親，我不禁淌下悔罪的淚水，心裡兀自吶喊著：「爸媽，孩子知道錯了！謝謝你們一直愛著我，讓孩兒在禁錮中仍擁有幸福！」胸臆滿溢著幸福感恩，踏著沉重的步伐，我，回到侷限的樊籠。

憶起畫豬，我深覺自己好幸福。我，好想回家。